

# 母亲的手术

■李卓立

我在上海，通勤时接到父亲的电话。

“儿子，你在开车吗？”我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一边停车，一边说：“爹你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你妈生病了，后天就要做手术。有些东西需要你签字，你明晚回奉化吧。”

随后我的大脑像宕机一样，只会机械性地重复“嗯”和“好”。好在因为工作原因，我的电话会自动保存录音，恢复理智后我打开录音，算是了解了事情的全貌。

父亲说的最后一句是“没事的，儿子你不要担心”。上海的天气并不好，但我还是连夜赶回奉化。出发前在网上查询，一堆看不懂的专业术语让我心慌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心里祈祷母亲平安无事。

赶在天黑前，我见到了母亲。她正躺在床上吃水果，见到我喜出望外。母亲对我说开车回来辛苦了，又补充一句她身体好得很，还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儿子，你献血次数多，这次我能免费用血的。”

然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之后被父亲叫到门外，父亲说：“现在医生和你开个会。”

医生指着电脑上的CT图，神情严肃地介绍了病情和手术方案。我问手术成功率多少，医生摇摇头说变量太多，方案备了两套。我看了眼父亲，他用眼神鼓励我面对这一切，于是在我同意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。

那一夜特别难熬，父亲在病床边陪伴母亲，我一个人回到家，看着母亲办公用的电脑、爱看的杂志、喜欢的音乐CD，我能想象出母亲使用它们的样子。我在床上痛哭流涕，咒骂老天的不公。我的人生明明才刚刚起步，命运却让我们全家处在了悬崖边上。

第二天我醒得格外早，随便收拾一下就前往医院。母亲把枕头立起来，靠着它看窗外。见到我她依旧很开心，说自己昨晚睡得很好。母亲看我的脸上挤不出笑容，便安慰我说这是个小手术，还是上海的医生过来开刀，不要担心。

到了午饭时间，父亲从医院的食堂打包带上来。母亲不能吃，她看着我俩吃，饭菜什么滋味全然无感。过了一会，医生来说：“准备手术了。”我和父亲与几个护士一起，把母亲搀扶到救护病床上。像电视剧里一样，护士们往前推，我和父亲分在病床两侧，陪着母亲乘坐电梯，前

往手术室。

我在电梯里握着母亲的手，想说“妈我爱你”，可就是发不出声音。把母亲送进手术室后，我不敢想象这可能是与她的最后一面，一个人站在走廊上发愣，感觉头昏脑涨天旋地转。在我快要昏倒的时候，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们在走廊的椅子上坐着，无言。

手术预估需要三小时，医生让我们处于随时有人能应答的状态。我不想上厕所，我希望第一时间知道关于母亲的消息。父亲和我一样，他看看手表，又看看我，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但我向能想到的所有神祈祷，保佑母亲平安。我想起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时光，上大学时只有寒暑假才回家，工作后更是只有节假日才见面。

不对，怎么开启走马灯模式了，我摇了摇头，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。父亲突然起身，说他去开水间倒点水。

我看了眼墙上的钟，手术过去两个小时了，没有任何情况，应该是好事吧，我安慰着自己。可事情总是在你想起它的时候发生，铃声响起，广播播报着母亲的名字，请家属前往询问室。

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，可这时候只有我一个人。广播还在播报，我起身，坚定地走向询问室。一个女医生对我说：“没有进行开胸腔手术，开了腹腔，那个肿瘤虽然沿着血管长到了心脏边上，但是你妈

运气好，医生像拔萝卜一样把它完整地拔出来了。”

看我愣着，医生便把照片给我看。

“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”我连忙向医生表示感谢。

走出询问室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，好像呼吸都通畅了，视野也随之开阔。看到父亲坐在远处，我走过去，说：“爹，我刚进询问室了。”

我把这几分钟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父亲的表情全程保持惊愕。也许是惊讶于在他去接水的短短几分钟里，发生了这种紧急情况。

“我说了，这是小手术，你妈命大。”我们俩都笑了起来。

两个小时，母亲的手术顺利结束，她也转进了ICU病房。医生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中午你们就能来接病人，去普通病房。

父亲与我一道回家，这是他半个月来第一次回家，那一夜父亲的鼾声大如雷，我在楼上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收拾完第二天要带到医院去的东西，枕着鼾声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好像也获得了新生，工作以来，身体再也没有这么柔软过。

临近中午，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，通知我们可以接母亲转去普通病房，我和父亲立刻出发。

我的心直到看见母亲笑着的脸才放下。她躺在病床上，嘴唇发白，身上挂着尿袋，插着各种管子，见到我们后还是挤出了一个笑容。转运过程很顺利，护士说昨晚

妈妈像小孩子一样闹，一直吵着想喝水。可是她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喝水，只能用沾了盐水的棉签在她的嘴唇上擦了擦。母亲说：“这两天辛苦你们了。”

我突然鼻子一酸，想到了其他朋友经历的事，自己是幸运的。有些人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体验了失去父母的痛苦，我真的难以想象没有父母的世界。我抽噎地说道：“妈才是最辛苦的。”只不过话还没说完，母亲已经沉沉睡去。

傍晚的时候，母亲醒来，此时脸上已经有了血色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之后你要好好养身体，我明天回去上班了。”母亲点头，似乎有点不舍，我连忙说：“周末再来看望妈。”

母亲微笑着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一样，让我把床头抬高，问我在电梯里是不是说了一句“妈我爱你”，她说她通过口型看出来，我有点害羞。母亲后来对我说，她当时虽然迷迷糊糊，但感觉到了我在用力握她的手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想到这场手术还是心有余悸。我害怕某天这种事情再度上演，有时候做梦会回到接父亲电话的那一瞬间，然后在触发另外一种结局时骤然梦醒，发现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。我把噩梦在微信上告诉父亲，他很乐观：“你妈这个坎跨过去后，活到90岁没有任何问题。”然后配上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，父亲的幽默，成功地把我逗乐了。



田园飘香

罗宾 摄

# 雨雾花事别晚春

■徐渭明

四明山的春天，时常似被仙人遗落的一卷未干水墨。那个气象预报显示多云有霞的清晨，当我来到大岚镇时，正赶上了一场漫无际涯的雨雾，山野浸在一汪似白非白的潮润里。远峰近岭失了轮廓，只留一片深淡不一的晕影，仿佛天地初开时的混沌模样。

朝霞春山的景色肯定是看不到了，但车还是继续行进在山间。眼前晃动的景物，一概失去了锐利的边界。近处的树是浓墨，远一点的成了淡墨，再远些，便只剩一团氤氲。好在雨雾中的透视，有一种不断变幻的层次感：越是往空山深处走，颜色越是清冷，仿佛目光能穿透这层层层的白，触碰到某种不可言说的虚空。

在这虚与实的交界处，花事繁盛！

大片的是晚樱，此刻正铺展在山坡上，只有近前的花朵，才显示着它红里含紫、紫里掺白的雨中色泽，稍远一点，这色泽就被雾气隔得一淡再淡，淡成近乎没有色彩的铅灰底衬。

沿着晚樱夹道的林间小路往坡上走，两种色彩闯入眼中，让人有喜出望外之感：那含水的鹅黄，是榉树花最后的亮泽；那颤动的粉白，是迟开的早樱。今年四明山的气候很特别，榉树是早春之花，白樱是阳春之花，晚樱是暮春之花，今年却在一片山坡上同步开着，仿佛在举行着一场意外却又期盼已久的特殊聚会。

只是湿意挡住了一黄一白在粉色晚樱林中本可显露的些许张扬。也好，阳光下多种色彩的碰撞，可能带来隔阂或突兀，现在雨雾调节了色彩间的界限，让整个视野平和温润。晴日赏花时，我们看的是明媚热闹；而现在，花们在雨雾中欲说还休的神态，透出难得一见的情韵，让人想起一方古旧刺绣里隐藏的故事。

只有一种花，对这满天的

# 一方小塘

■武文

小区南侧，靠近终日车流不息的泰山路，有一方小小的池塘。它小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标记，却不动声色地藏起了一整个热闹的乾坤。

池中长满了水生植物。最惹眼的是睡莲，白的、粉的、黄的，静静地浮在水面，像一个个安睡的梦。小池塘位于小区最南端，毫无遮挡地沐浴着日光，所以这里的睡莲总是比别处醒得更早，开得更盛。待到暮色四合，它们便会合拢花瓣，沉沉入梦，待天明再缓缓展开。

水下更是一个摇曳的世界。细长的水草和密密的水藻缠着绕着，随波轻舞。岸边，一丛丛菖蒲挺着碧绿的利剑，几株新生的芦苇在风中微微晃动。

今年，塘里多了一些惊喜。几朵洁白的小花从水下探出头来，花瓣素净如薄纸，中心一抹嫩黄。这便是传说中的“水性杨花”——学名海菜花，对水质极为挑剔，稍有污染便无法生存。它们能在此安家，足见这一池水有多么清亮。微风拂过，岸上大树的倒影在水面晃动，那些小白花便仿佛在光影交织的绿荫里翩翩起舞。蓝天、绿树倒映在下水碧绿的水草间，再点缀上这些星星点点的白花，整座池塘便成了一幅印象派油画，颇有几分莫奈《睡莲》的神韵。从前我只在云南泸沽湖见过这般景致，想不到在江南重逢，竟如遇到一位离别多年的老友，既陌生，又说不出亲切。

在菖蒲和水草之间，飞舞着许多豆娘。它们比蜻蜓纤巧得多，有嫣红的，有瓦蓝的，轻盈盈地时飞时停。我举着手机，用五指焦距去捕捉它们。镜头下，它们薄纱似的翅膀泛着金属般的虹彩，美得不可方物。蜻蜓要再等些时日，待到盛夏，才会成为这片领空的霸主。

水里当然少不了鱼。成群的小鱼苗像一阵淡青色的烟，在水草间倏忽来去。最惹眼的，是一尾我认得的黑鲈。它是原产北美的外来客人，却在这里活得逍遥自在，此刻离我不过一两米，鱼身长约二十厘米，气定神闲，似

雨雾毫不收敛自己的热烈。是映山红，不择地貌恣意地开着，在樱花树下，在茶垄边上，在岩石缝隙中。这种四明山上从阳春开到初夏的草梗花种，一茬茬地栉风沐雨，不改本色。

殷红、浅绛、明黄，一路上映山红的执着吸睛，打破了雨雾柔化的一切。在这片已经被雾的视觉慢慢接受并略感欣喜的雾中世界，映山红的出现，如一群闯入淡彩画面的顽童，带来俏皮泼辣的活力。雨雾浸透了那些单薄的花瓣，映山红反倒平添了几分俊俏。

此时最不堪的，要数与映山红同框的晚樱了。或许是前一夜风雨太大，或许是过了盛花期，那些被映山红衬托的晚樱显出几分颓然，看上去连花色都被雨水洗褪了几分，也曾矜贵的重瓣花朵微垂着，和纤枝上昂首绽放、艳色灼灼的映山红，两相映衬，反差分明。

嗨，四明之春行至此处，已近晚境。

好在大片大片的新绿，营造着季节最朴素的生机，让偶发的伤春思绪如惊鸟掠过，杳无踪影。那些不同灰度的绿，深与浅，浓与淡，不争不抢，静静地铺陈着，引导我的视线，投向春雨小歇、透度好转的山野。

我看见了开始红艳的枫树，我看见了从后枫后面的花丛，我看见了花丛后面的村庄。还有，在村庄与山谷间的一抹紫色。

那抹紫，是高高的泡桐树刚开的花朵。那抹紫，是晚樱交出的色彩接力棒。那抹紫，与新萌芽的金钱松并肩秀在云雾里，比它自身在晴阳里的色彩更浓一些——原来，雨雾并不会千篇一律地洗淡花色，生命之花各有各的妙处。

是啊，无论是晴日里的灿烂，还是雨雾中的婉约，都是生命不可或缺或有的底色。我想，这场晚春雨雾，或是一种慈悲，它在遮断远眺视线的时候，模糊着花事的仓皇。正是这层滤去了锋芒的朦胧，让我们隐约看见四明春花谢幕前的另一种饱满。

## 初夏时光

■溪上

初夏时阳光依旧温柔有加  
和风偶尔携带细雨  
并不急于表达剧烈的情绪

傍晚时分夕阳预告明日的天气  
精准预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 
不必担忧强烈的空气对流  
疾风骤雨不会长久

枝头的花落下不久  
许多的芬芳以另一种形式回馈  
我们在果实里品尝  
属于春天的清香

夜色里，公交站并不寂寞  
它的灯光给予些许的光明  
给路过的人一点安慰  
还有蛙鸣一路陪伴

## 夕阳，这燃烧的句号

■张广

夕阳，这巨大的熔炉  
将天空烧成橙红的铁水  
每一滴，都沉重如生活的重量  
那铁塔，沉默的守望者  
像一个背负命运的工人  
在余晖中，将电线拉成  
一条条通往远方的、绷紧的弦

夕阳，这燃烧的句号  
悬在句子的末尾，摇摇欲坠  
它在坠落中，吐出最后的  
橙红色的词——  
“存在”，还是“虚无”？

# 蜀葵花开

■吴妩

水。多年后查询资料，才知道这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。北宋的《琐录》中记载：“蜀葵插瓶中即萎，以百沸汤浸之复苏，亦烧根。”如今，已有相关学者解释：沸水浸烫，令蜀葵韧皮部的筛管发生变化，内部的有机物质不会外溢，从而延长了蜀葵花的观赏时间。

印象中，蜀葵花落，还会结出圆盘状的蜀葵果，外层覆有短短的柔毛。撕开薄薄的绿皮，就能看到围成一圈白色的种子。我曾经尝过，味道清甜发黏，还有一股特殊的草木香气。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，蜀葵就得了个“饼子花”的俏皮外号。此外，蜀葵还有许多别名，光是人们熟悉的便有一丈红、棋盘花、胡葵、大麦熟等。

蜀葵植株高大挺拔，盛放的花朵通常有五色，因此常被称作“五色蜀葵”。“五色”象征阴阳调和，正是端午的主题，因盛花期在端午前后，所以它也被称为“端午花”。作为端午佳景的一部分，蜀葵也出现在历代画作之中。例如明代画家张宏创作的《蜀葵图》，蜀葵繁茂，萼萼葱郁，画面尽显蓬勃生机。清朝任伯年的《端午图》里，则有蜀葵和枇杷等物相映成趣，朴素清雅。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者之一的徐悲鸿对蜀葵亦是情有独钟，他曾命名自己的住所为“蜀葵花屋”，在院中遍植蜀葵。徐悲鸿还曾和齐白石合作过一幅《蜀葵蛙》，墨色青蛙灵动可爱，粉色

蜀葵高挑绚丽，特殊的搭配令人印象深刻。欣赏这些画作的时候，老家庭院里的蜀葵便开始摇曳在脑海。它们在日月晨昏里重复着花开花落，成了大地上的一种鲜活语言。

近来，以“老式”为前缀的物品屡屡被人提及。老式零食、老式水果、老式搪瓷杯等镌刻着岁月印记和情感记忆的风物重回视野。倘若以此为标准，蜀葵，大抵便是这般浸润温情的“老式植物”，潜藏着独有的地域肌理。蜀葵年年奔赴初夏，循着时序节奏次第盛放，仿佛与谁定下了默契的规约。它清简质朴，于墙根篱落的寻常角落自在扎根，静默生长。从古至今，这平凡又隽永的花，引得无数的文人墨客落笔题赋，沉淀下绵长诗韵。唐朝有“神女让娉婷”的赞誉，宋朝亦不乏“谁识倾阳无二心”的咏叹。明朝的于谦思念钱塘故里，也曾描述过“红绡灿烂蜀葵开”的故园风光。但知蜀葵者，韩琦也。这位词人欣赏蜀葵从丛锦绣的雅致情韵，也感佩于蜀葵在炎夏绽放的坚韧品格，这才吟诵出名句：“炎天花尽歇，锦绣独成林。不入当时眼，其如向日心。”

万物各循节令，草木自有芳华。清晨漫步殷夫公园，步道之侧，青枝翠叶静静舒展，蜀葵未及盛放。直至起风，衣角轻摇，眼前的绿叶也簌簌摇动。我知道，属于蜀葵的烂漫季节，悄悄来了……